



文章類選卷之十六

文章類選卷之十七

贊類

贊文帝

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
 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
 恐羞之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
 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
 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
 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設兵深入恐煩百姓
 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
 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
 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



百幾致刑措烏呼仁哉

贊武帝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臣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贊宣帝

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

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贊劉向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傳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於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劉氏鴻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藝文摠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鳴虬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廢興昭矣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贊蕭曹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

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
后聲施後世為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盛矣哉

贊崩通等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崩通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
首者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
誅夷不亦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
多矣昔子翬謀柏而魯隱危欒書構郤而晉厲弒豎
牛奔仲叔孫卒師伯毀季昭公逐費忌納女楚建走
宰嚭譖胥尹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
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痤死江充造蠱太
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皆自小覆大繇踈陷親可不
懼哉可不懼哉

贊賈誼

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
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
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風
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
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羣子
其術固以疏矣誼以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
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撮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
云

贊董仲舒

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
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
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
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
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
大業今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

源所漸猶未及虜游夏而曰莞晏弗及伊呂不加過
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贊司馬相如

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
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
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
歸引之於節倫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
之賦勸百而風一猶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
戲乎

贊公孫弘等

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齊遠迹羊
豕之間非過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
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

歎息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
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
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
仲舒兒寬篤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
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
則唐都洛下閑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
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
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
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
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
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
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
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

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贊司馬遷

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孔氏纂之
上繼唐堯下訖秦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經
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
作春秋而在丘明論輯其本事以為之傳又纂異同
為國語又有世本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
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
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故司馬遷援
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
于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
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
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繆
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
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執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
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
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
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
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迹其
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
保其身難矣哉

贊東方朔

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
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
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
風遺書幾如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詆達多端不名
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
齊而是抑下惠戒其子以上容柱下為工飽食安步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朔之
詆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
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

積揚雄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
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
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
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
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反
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
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迺如是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

倉頡作訓纂歲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
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一與
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
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相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
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
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
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叔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
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
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
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
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
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愛其太
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達其滑稽之雄乎朔之
詆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
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

積揚雄

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
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
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
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
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反
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
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執利廼如是實
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為經莫
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

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
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
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
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相譚以為絕倫王莽時劉歆
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
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
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叔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
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
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
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
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
病免復召為大夫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苞常從雄居受其太
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

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也
也稚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苞為起墳
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稚死謂相譚
曰子嘗稱揚稚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
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
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自
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書其義
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越賢知為
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為稚非聖人
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
自稚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
然篇籍具存

東方朔畫贊

夏侯孝若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
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
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為濁世不可以富貴
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頽以傲
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明節不可以
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潔其道而撤其跡清其質而
濁其文弛張而不為邪進退而不離羣若乃遠心曠
度瞻智宏材侗儻博物觸類多能合變以明筭幽贊
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
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經脉樂石
之藝射御書計之術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
功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聞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包
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勢出
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

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已談者又以先生嗑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此又竒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太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道逢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辭曰矯矯先生肥遁居貞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濯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視汗若浮樂在必行處儉罔憂跨世陵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其道猶龍染迹朝隱和而不同栖遲下位聊以從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企佇原隰墟墓徒存精靈永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旋祠宇庭序荒蕪棟棟傾落草萊弗除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彷彿風塵用垂頌聲

三國名臣序贊

袁宏伯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略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其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外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遠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保持明

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
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
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
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
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遭時難遭時
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
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
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
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
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
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
委而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鑿故久之而後顯
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

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
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
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
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
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
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
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
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
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
賢玉摧於前未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
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
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
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

無異爲君臣之際良可誅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
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
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
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
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
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
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
歸所托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
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讚云

魏志九人蜀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
字孔明周瑜字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
字子布袁渙字曜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
字季琰黃權字公衡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
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

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陳泰字玄伯

火德旣微運經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
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候柯赫赫三雉並回乾軸
競収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
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頤賞要
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
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字內
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公達潛朗思同著蔡運用無方
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達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
惜惜幕裏筭無不經疊疊通韻跡不暫停雖懷赤壁
顧晒連城知能極物愚足全生郎中溫稚器識純素
貞而不諒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
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
行不脩飾名跡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

體正心直天骨踈朗牆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
思樹芳蘭剪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
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
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
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荅長文通雅義格終始
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已嘉謀肆庭
讜言盈耳王生雖翬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
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准無假全身由直
跡濟必偽處死匪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
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
情禮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
玄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
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
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

雅志彌確百六道喪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霧霽
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為時棟士元弘長
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脩矣勝塗未隆
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
義在緝熙三略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殞根不忘中正
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
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感
疇昔不造假翮鄰國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
民心將變烏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
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武外托霸迹志掩衡霍
恃戰志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
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有江表王略威夷
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
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上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

寔由老臣才為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
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
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毅將命公庭退忘私位
豈無鶴鷁固慎名器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
入能獻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
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立上以相
匡上以漸清不增潔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過孫陽
放同賈屈誥誥衆賢千載一遇整轡高衢驥首天路
仰挹玄流俯弘時務名節殊途雅致同趣日月麗天
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尚想遐風載挹載味
後生擊節懦夫增氣

凌煙閣勲臣贊二十二首并序

呂溫

我二后受成命撫昌運軋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

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而
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治定秉為而不
有之道讓德于祖考推勞于羣臣念臣濟於艱難感
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攄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
圖像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
佐天昭勲德也昔者舜以五人致理周以十乱反正
高祖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
勲賢牢籠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
唐高祖劉渝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
陽而活天下此則大禹之拯溺也魏鄭公以致君為
已任諫若不及蹇蹇左右秉心宣猷此則咎繇之颺
言也虞永興糾合羣儒旁求百代明備王札堯諧帝
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此則夷蠻之制作也長
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兇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不共

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臣救也英衛受天勇智雄武
佐聖鼓行海內麾定四方此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
玄機朗識並運帷幄神發響效謨成天功此則蕭何
之指縱也子房之決勝也尉遲秦程剛毅木訥氣鎮
三軍力崩大敵匹馬孤劍為王前驅此則吳漢之據
忠賈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棟棟殊材黼黻異制傳諸
古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為盛其始也文為經
武為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逼退者
全來者達控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
不設籠檻以觀遼廓之致不頓韁鎖以極權奇之變
執一德而振力展懸大信而羣情竭高祖聚之以義
大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
此非盛歟昔陸機表宏為晉人而歌功於漢魏作者
酒或稱之况乎遊聖代觀國光目睨凌煙而頌聲不
作其不揣賤劣有斐然之志輒盡所蓄各為讚一章
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湏次以朗前
哲之光韻末以聳後人之誠節侯君集張亮負勲跋
扈自陷大逆敢沒其名用彰天刑使代勞懷貳者懼
春秋之義異姓為後故以河間元王為贊首云

河間元王孝恭

太極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
仁勇是經通駿有聲為唐宗英暴隨天亡羣盜倡狂
我伐用張時為哲王武有烈光為爪翼肺腸經綸八
方自南徂東晏海澄江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為邦用
竭尔力寵臻其極言不伐色不德以遜以默柔嘉維
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奠與太宗守大成如漢間
平宜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元齡

梁公先竟龍卧待君長慧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
公躍其鱗伏策千里來謁帝閭婉婉梁公實懿實聰
實公實融羽義翼忠若鳶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
靜運習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夷屯廓蒙定高祖功
功告武成翊開太平我雖忘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
推轂羣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翻出真振鷺在庭濟
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闕袞有補惟仲山甫經
營四方方叔召虎大邦鈞軸至則委汝閑居台輔撫
默自處亦莫敢予侮高朗令終嗚呼梁公

杜萊公如晦

穆穆萊公竒姿粹靈蘊元和氣為大國損乘時恢能
唐室大開故人相携直上太階更為陰陽迭作日月
佐明四海贊有萬物王度是欽如玉如金德音悃悃
萬有千古永稱房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堂魏公崇節大志喬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
得霸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志
沈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俾補袞職其繩則直
諤諤疑疑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贊否日月不蝕
黜漢霸雜行周王道入或有言秉德不撓札興樂崇
德合道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
言出化成神哉厥功伊躬佐商有取于湯公以其志
匡飭聖唐為唐宗臣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為天下父
有子而賢為唐室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覩丕顯趙公
允文允武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
翼翼乾乾恪居于藩群孽亂嗣爭窺神器鳴業將墜

公揭大義一匡天地人到于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
爰有顧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為我聖子守唐太平
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
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將王之以王帝躬力屈羣
邪誠阻天聰黜非其由令問無窮

唐荅公儉

歲寒陰凝冰雪皚皚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欵荅公
王佐之材間運未開登潛龍臺代萬姓請命為天為
媒拔龍而興振起雲雷權輿帝圖經始唐基始覆一
簣勃焉巍巍易失者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言公元
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含沓橫擁其泓巨靈勃然
手擘太華決注東海功平造化粵我聖君將舉晉陽

帝命是時往極溺于四方亦既載旆亦既秉鉞強兇
當路拒不得發渝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
立決雷奮霆越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
河勢始豁赫矣渝公為神齊烈跡如仙掌炯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群盜熾熨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照參
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毅感激李公矯
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者則獲壯士不死唐威載
赫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則
殺如颶發發如火烈烈摧枯爍雪應鼓如截遠若荆
巫險若江湖強若匈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車書混
同氣稷蕩空衛侯之功功則維何威明惠和策勇駕
智長駟仁義仁義曠蕩帝王之將萬古曷瞻錢山嶢
嶢

李英公勳

橫流莫極大亂莫為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而楚楚霸
尚漢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縱蠱東據河洛
焚焚封豕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萬里震驚
時維英公諒我太宗斬豕以鉞取蛇于穴羣獫殄滅
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奄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王
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殄虬雷鼓殷殷旄頭幾殞
掃雲黑山布唐陽春五原草綠不見南牧島夷未庭
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
天下既和解鞍投戈袞服委他華髮皤皤終始三朝
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志運俱行拯帝元戎
震唐天聲頤目張膽前無金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

啓行萬里乘氣一鼓劔揮雷庭旆卷風雨先馳咸陽
鎮定天府天府既定唐集大命入揚王庭出權兵柄
薄伐於仇朔風不競徂征島夷東海如鏡義始忠卒
元勳之盛

長孫邳公順德

泰山未明雷鬱出崖日觀赫開舒為丹霞昔我太宗
賢傑潛屯帝出于震爛其盈門邳公炳焉實權其間
功參造物謀協先天抗及前驅捧轂南轅以勞以舊
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定
為唐儒宗東觀石渠始生古風乘精繹思假道書圃
駸駸百代出入三古問義黃心聽堯舜語歸來帝側
獻可替否帝告永興尚鳴儒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

章札文先師是宗於廓辟雍碎雍沉沉天子所臨或
絃或歌講古述今其從八千纓弁森森穢貊羗髮咸
詠德音羽林孤兒亦垂青衿洋洋聲教無遠不暨日
月所照皆成文字鬱開古始掃蕩澆季實我群儒成
太宗之志英英永興宜曰文懿

尉遲鄂公敬德

侏侏鄂公百鍊龍泉沈鬱未宣氣衝斗間佩非其人
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
熊威虜力隱若敵國剛毅木訥安劉必勃武德之屯
手拔禍根掃除氣昏捧出日月耀于天門功成名遂
高謝戎事烈烈猛志化為和氣深地高止二頤性保命
屑瓊飲露靜奏清商為臣勵事君鄂公之志之仁

蕭宋公瑀

隋氏不君忠賢莫用桐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顏肩
鬱為新棟路車玄袞開國有宋武德之暮群孽內蠹
巍巍宋公聳節高步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屹中立
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遂安持誠秉忠光輔二君
激濁揚清欲人如身道至廣我敢羣境至大不容纖
塵雪山倚空冰壑照人耿介絕倫為唐貞臣

張郊公公謹

有倬郊公伉伉而貞侏侏而仁實太宗信臣有宗守
藩內難未夷圖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機以懼
以疑以著為先知是筮是咨郊公嶷然排闥折著抗
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為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
則以定社稷郊公之力公之去亡帝念其勤苦痛在
身天懷發中哭不避辰君臣之間憂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革期隋化為唐忠臣不知猶駑義徒

奮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頂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
春日滿川流水未泮亡家狗國方寸不乱力屈勢窮
排空落翰東南慟哭聲盡魂斷伏忠就禽萬國瞻漢
帝曰尔通古之烈士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
授以師紀感恩不死宣力如彼佐唐扶隋名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維岳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
仁厚人倫肅肅雍雍真王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
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我撥乱
弼文開泰過彼庸蜀荐鍾澆李文翁之化若掃于地
申公攸祖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媿勃興儒雅
大復禮義西南頌聲到今不墜名登元勳理冠羣吏
全材大器於鑠厥懿

殷鄭公開山

温温殷公初若懦夫銅印試吏褒衣為儒大風駟雲
忽而之俱遭逢真宰參造化謨天地既闢厥功有赫
從王龔行佐帝光宅遠展驥足高揮鳳翮以求終譽
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氣盡來
我盈彼竭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鼙轉山沒
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圍陷陣火迸冰裂翕若鸚聲
縱若鯨突功成國定萬古壯骨

程盧公知節

盧公倬然動軼幾先轉禍為福攀龍上天續翻鵬翼
積風乃聳栢栢將軍大敵則勇雷崩山谷龍虎頓伏
颯倒溟波鯨鯢蹉跎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
身老氣壯

段褒公志玄

褒公虎臣先運而蔡謂帝太原許唐與身擁劍駕氣騰風躍雲積忠累仁光有歟勳建旄北伐細柳宵屯風謐霜凝嚴高遠晨天子之使駐軍軍門安衆秉威此真將軍佼佼相相克壯有聞

許譙公紹

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射虎為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皎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象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引忠歸誠豹變蠖伸金石之契移為忠臣弈弈煌煌為龍為光元戎啓行大旆央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四皓贊并序

梁肅

道可佐皇而隘於帝治是以崆峒箕山之長揖於軒堯也德宜輔王而偶生霸世則四皓之所以晦明於

漢氏也噫周道絕而王澤涸秦短世而漢雜興六合披攘兵不暇戢則四公軒軒然鳴飛于冥時也天下大寶一人攸繫苟蔑嫡崇庶則亂是用長而公儂儂然俯定儲后權也處則以時出則以權時以全已之道權以安天下之器得非知幾者歟易謂知幾其神乎四公躰之故曰時合道合時塞道塞生非其時與道消息四公之謂歟

贊曰秦失其鹿憂傑並逐鸞鳳何依白雲深谷英英南山采采紫芝漢以劍起吾誰與歸栖心化元澹泊無為礼物雖至先生默而惟彼貞石確不可轉儲皇不安我德用顯大君是驚惠位是寧四公屈身天下和平弋者何思鴻飛冥冥

伊尹五就桀贊

柳宗元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

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主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釐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并自而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

霹靂琴贊引

柳宗元

霹靂琴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窟一夕暴震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餘磔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詳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

其事又益以序以為他傳辭曰惟湘之淫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為之贊者柳子

龍馬圖贊并序

柳宗元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來示余其狀龍鱗虺尾拳毛環目肉鬣鳴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從封禪郊籍鳴和銜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靈和粹異孕至神兮裸尾童鬣疏紫鱗兮巍然特出瑞聖人兮理平和樂百樂陳兮鳴銜在御太路遵兮世瘼道悖還吾真兮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瀟淪兮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嘆爾衆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陷歛身兮匪馬之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孔北海贊

蘇軾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曹操陰賊險狠特鬼域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兔何足道哉世之議公者才氣各有高卑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伊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且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昨漢公

使元德誅操無難也予觀公所作揚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公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免乃作孔北海贊曰晉有匈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蜀所取我書春秋與齊豹虛文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有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二疎贊

蘇軾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王元之畫像贊

蘇軾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承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

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進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居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絕俗使斗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常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雖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伸紛紛鄙夫亦拜公

像何以占之有必其類公能此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李端叔真贊

蘇軾

鬚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膏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盡於龍眠矣嗚呼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金乎其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抑將遊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蘇東坡贊

黃庭堅

子瞻堂堂出於蛾眉司馬班揚金馬石渠闕士如墻上前論士釋之馮唐言語以為階而投諸雲夢之黃東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解羈而歸紫微玉堂子瞻之德未變於初爾而名之曰元祐之黨貶之珠崖儋耳方其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

壁也及其東坡赤壁不自意其紫微玉堂也及其紫微玉堂不自知其朱崖儋耳也九州四海知有東坡東坡歸矣民笑且歌一日不朝其間容戈至其一立一壑則無如此道人何

又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愛之也引之上西掖鸞坡是亦一東坡非一亦東坡槁項黃馘觸時干戈其惡之也投之於鯨鯨之波是亦一東坡非亦一東坡計東坡之在天下如太倉之一稊米至於臨大節而不可奪則与天地相終始

山谷自寫真贊

飲不過一瓢食不過一簞田夫亦不改其樂而夫子乃謂之賢何也顏淵當首萬物而奉以四海九州而厚之若是故曰人不堪其憂若余之於山澤魚在深

藻鹿得豐草伊其野性則然蓋非抱沉陸之屈懷迷
邦之寶既不能詩成無色之畫畫出無聲之詩又白
首不聞道則奚取於似摩詰為若乃登山臨水喜見
於清揚豈似優孟為孫叔敖虎賁似蔡中郎者邪

警學贊

朱熹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
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為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
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
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
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
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
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
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宏綱星陳極拱
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諸葛孔明畫像贊

張南軒

惟忠武侯識其大者伏羲復正卓然不舍方卧南陽
若將終身三顧而起時哉屈伸難平者事不昧者幾
大綱既得萬目乃隨我奉天討不震不竦維其一心
而以時動噫侯此心萬世不泯遺像有嚴瞻者起敬

原象贊

朱熹

太乙肇判陰降陽外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
仰觀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榦廼支一各生兩
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
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
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
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
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坎五耦奇而耦
坎六斯暗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

初畫為儀中畫為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
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為体往此來彼
變易為用時靜而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
民用弗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統六爻
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巽離兌女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
孔聖傳之是為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義書
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弥意萬年未著常式

稽類贊

朱熹

八卦之象說卦已全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
象以像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
震動為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
電日而火艮止為山兌說為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凡卦六虛奇耦殊位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為正

二五為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
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隱
小人是為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曷變謹此為則

復卦贊

朱熹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
一靜一動於穆無疆全躰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
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闐然
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括無垠
有岳其萌有惻其隱干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
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
敢贊一辭以詔無倦

心經贊

真西山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
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懣惟慾易流是之謂危

須臾或放衆隱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
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失其存幾希
二者之間曾弗容隙察之心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
相為始終惟精故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如
持細擘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念曰愆
必室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
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廣而充意必之前
雲必席撒子諒之生春嘘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
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管食萬鍾
舜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
維大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歛之方寸
大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壁
念茲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教相傳操約施博
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茅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

明憲斐凡清晝爐熏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

虞集

公姓幹氏其先靈武人從夏主遷興州世掌夏國史
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
為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廿卷曰論語小義
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
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為至
聖文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學率
是行之夏亡群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
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
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
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款款流涕不能去求工
人摹而截諸家延祐間荆王脩廟學盡撤其舊而新
之所像亡矣廉訪之孫奎章閣典籤玉倫都嘗以禮

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為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光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為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官遺像斯在國廢時遠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魯齋先生畫像贊

王盤

氣和而志剛外圓而內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太行之麓或判事巾書之堂布褐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冕不為輝光虛舟江湖晴雲卷舒上交千古誰與為徒管幼安王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

同符者也

王允中真贊

劉因

齒未老鬢胡為而白耶隱然含四海之憂鬢雖衰顏胡為而壯耶凜然橫千仞之秋竹石舟心砥柱中流百折而必東寸折而不柔其履危犯險幾禍一身然視循默苟容貽害當世者不優耶

靜脩劉先生畫像贊

歐陽玄

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烏虜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耶

王定國真贊

蘇軾

溫然而澤者道人之腹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臆也
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
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素不驕困不
撓而老不枯也

文章類選卷之十七

